



困陷在深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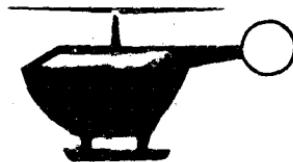
卢小梅 编译



海 洋 探 险 故 事 集

困 陷 在 深 海 中

卢 小 梅 编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1 9 8 4 年 ·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个真实的海下救生故事。1973年，“戴韦2”号潜艇不幸坠入海底。潜艇两名艇员在海底停留了七十多个小时后被救起。本书介绍的就是当时的真实情节。

此书亦是知识性很强的读物，介绍了许多救生知识，适宜广大青、少年阅读。

海 洋 探 险 故 事 集 困 陷 在 深 海 中

卢 小 梅 编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frac{1}{4}$ 字数：15千字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000

统一书号：10193·0379 定价：0.15元

目 录

意外事故	(1)
等待	(7)
救援计划	(13)
第一次尝试失败	(18)
水下梦魔	(26)
回到海面	(31)

意外事故

“这真是一桩好差事，伙计。”小潜水艇“戴韦3”号的驾驶员戴维·韦尔比对副驾驶员马克·福斯特说：“让我们上浮吧！”

韦尔比接通电话向后备船“威格斯·马里纳”号报告。它正在400多米以上的海面等候着他们。

“喂！马里纳，我是‘戴韦3’号，喂！拉尔夫，听到了吗？”韦尔比问道。

“戴维，戴维，我听到了。”“马里纳”上的接线员拉尔夫·保尔森回答。“海下怎么样？”

“我们刚刚完成任务，正准备上浮，半个小时内我们就会见面了。请为我们准备些热茶。你们上面是炎热的仲夏，但在这海底，却是又冷又黑的世界。我们想喝些热茶。”

“知道了，”保尔森的声音随着噼啪的噪声传回，“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1973年8月29日是星期三，早晨大约9点钟，韦尔比和福斯特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是在海底把一段新敷设的横渡大西洋的电话缆线埋好。这段缆线从爱尔兰的海港科克城起，大约有150海里。为了使这条电缆不被这个区域的

深海捕渔业切断，埋好这条电缆非常必要。它承担着来往于欧洲和美国之间成千上万台电话的重任。

小潜水艇有一个坚硬而有力的喷水管，它可把沙质的海底吹成一条沟，电缆就埋放在这条沟里



这是一个冒险性的工作，韦尔比和福斯特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究竟有多少人能看到海底呢？韦尔比常说在“戴维·3”号上工作象在水族馆里工作一样。不同之处就是他们呆在没水的地方。这对戴维·韦尔比来说，可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从未学习过游泳。随着潜艇下沉到深海时，他们两人都有一种独特、

奇妙的感觉。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他们两人已成为密友。尽管他们已在小潜艇那清洁明亮的玻璃驾驶座里工作了多年，但他们对于这项工作的特殊兴奋感却经久不衰。当问到福斯特对小潜艇的工作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时，他常这样回答他的朋友们：“从来没有厌烦过。”韦尔比也有同样的感觉。

他们两人是能胜任这项危险工作的。韦尔比，37岁，是个工程师，如果需要的话，他能够熟练地把“戴韦3”号拆开并再装配起来。福斯特，28岁，英国皇家海军的官员，他在核潜艇上任职。

他们俩配合得很好，从未红过脸。

他们之间仅有一件事谈不拢，就是只要韦尔比一提起福斯特的婚姻问题，事情就变得不容易了。韦尔比和他的妻子简，有两个女儿：黛安和达芬妮。韦尔比常爱问单身汉福斯特，什么时候准备找个老婆，象其他人一样安下心来，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是韦尔比关心福斯特的表示，福斯特也知道这一点。但他通常的回答是：“象其他人那样生活吗？我相信，总会有这一天的，但是对于一个靠下潜到300多米的海底谋生的人来说，要象别人一样生活，谈何容易，我的朋友。”

当“戴韦3”号向海面浮起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命运注定，“戴韦3”号将要面临一场艰巨的考验。

话务员保尔森对掌管舰船厨房的戴尔·兰博说：“韦尔比他们回到船上后，请为他们准备一些热茶。假如事情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他们应该在早上10点钟左右回到船上。

在“马里纳”船上，绝大多数事情通常都是按预定时间进行的，特别是小潜水艇的行动更是如此。

拥有“马里纳”、“戴韦3”号和其他一些小潜水艇的威格斯远洋公司的专家统计过，多起重大事故中只有一起是他们的小潜艇。

在“马里纳”的甲板上，正在进行着迎接“戴韦3”号回归的准备工作。其实把小潜艇拖运回船上是一项十分简单的工作，只要放下一只马达驱动的橡皮救援船，带一名潜水员就可以了。潜水员的任务是当“戴韦3”号浮出海面时，把拖缆钩在“戴韦3”号上，随后，“马里纳”甲板上的强有力的绞车把小潜艇卷绕起，然后把它轻轻平稳地放在甲板上。

这是一个典型的夏天早晨，灿烂的阳光穿云破雾，照耀在北大西洋的上空。9点15分左右，“戴韦3”号突然出现在海面上，灰色的钢制潜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随着海浪轻轻地摇摆。

从驾驶员座舱内，韦尔比和福斯特可以看见“马里纳”就在不远的地方，黄色的橡皮援救船正向他们驶来。救援船缓慢地靠近“戴韦3”号，当潜



水员把拖缆连结到小潜水艇上时，韦尔比和福斯特听到了拖缆弄出的特殊的卡嗒声。他们就要回到“马里纳”上了。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

潜水员把拖缆钩挂上，回到皮筏里並发出信号，“马里纳”船上的人看见潜水员发出的信号后，开始卷绕小潜艇。

拖缆在水中忽隐忽现，海浪不断地冲击着它。忽然，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海浪，不停冲击的海浪，就象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拖缆缠绕在“戴韦3”号上，并把轮口盖拉开了。

瞬时，海水涌进潜艇，潜艇开始下沉。面对这种情况，潜水员发狂似地从救援船上发出信号。对于潜艇驾驶员来说，这显然是最坏的事情了。

“我们又下沉了。”当“戴韦3”号的艇头开始向水下滑行时，韦尔比说：“我们对于这种事实在是无能为力的。”

等 待

潜艇缓慢地往深水下沉。50 多米长的拖缆拖着它，上下浮动了一会儿，但是缆绳终因太细，不能承受这样重的负荷，啪的一声断了。

“戴韦 3”号尾部首先下沉，不断地下沉。随着光亮的逐渐消失，韦尔比和福斯特互相交换的眼光说明了他们现在的处境。小艇继续急速下沉。

他们两人出于本能，开始采取应变措施。首先固定好已松动的设备，随后，他们关上了小潜艇上所有的电源，以防起火。最后，他们把垫子卷成球放在身下，嘴里咬一块布以防小艇碰撞到海底时，咬伤舌头。他们密切地注视着指示“戴韦 3”号下沉的深度计。

指针缓慢地移动过 330 米，两个人都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什么？

在大约 520 米的地方，有了答案。在轻微的撞击下，小艇的尾部冲入大约半米左右的海底软泥中。真是幸运啊！几分钟后，韦尔比打破了寂静。“嗯，我们又回来了，伙计，”他对福斯特说：“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吧。”

两个人的身体状况都还好。在潜艇四面闪光

灯的照耀下，他们很快发现，潜艇象他们一样，在快速下沉的冲击中，没有多大的损坏。潜艇的光电和氧气系统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他们有电源，有呼吸的空气，就有了生存下去的希望。

“我们还剩多少氧气？”韦尔比答道：“还有够维持63个小时呼吸的氧气。”

“假如我们平静地呆着，不要太激动，不要乱动，氧气用的时间就可以长些。”

韦尔比镇静地和“马里纳”上的保尔森通电话，报告“戴韦 3”号和船员在快速下沉中都生存下来了。“我们现在在下面一切都好，拉尔夫。”韦尔比说：“潜艇的尾部已经陷进泥里，你们认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我们拉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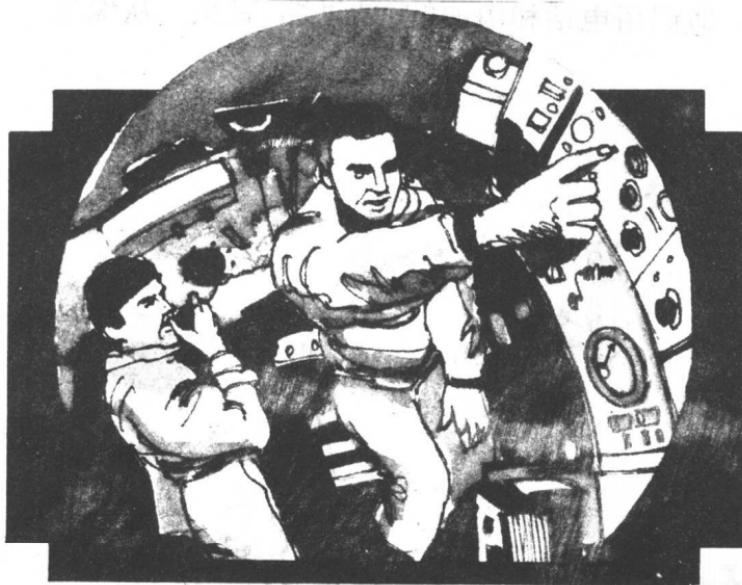
“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保尔森安慰他们两人，“我们将尽可能快地派一至两艘救援潜艇来，把你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同时，你们尽量不要紧张。”

保尔森对这两个困陷在深海的人的乐观报告，实际上不全是真的。

这艘倒霉的潜水艇沉入海底 520 米，这将需要时间，需要很多的时间把救援船拖运到“戴韦 3”号沉下的地点，这里面存在许多麻烦的问题：能够找到小潜水艇吗？救援潜艇能够及时赶到这里吗？没有一个人敢于断定“戴韦 3”号是否能够被救上来。

以前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援救尝试。假如这

件事成功了，它将成为水下打捞史上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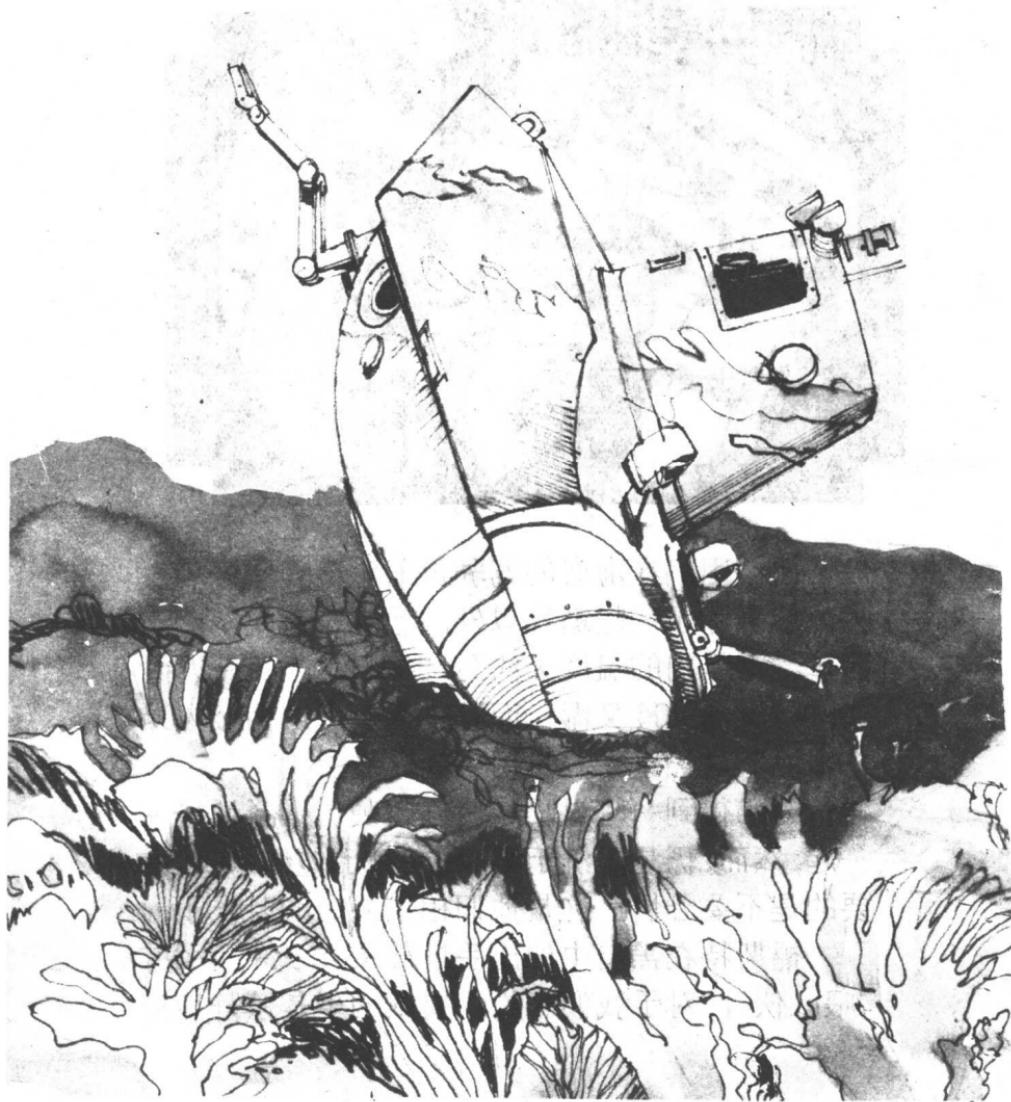
两个困陷在海底的驾驶员着手检查所剩的食物，看来除了一些糖块以外，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了。潜艇内的温度大约为 50°F，湿度接近于 100%，艇内又冷又湿，而且漆黑一片，两个人为了暂时驱赶黑暗，偶尔用用闪光灯。

为了得到一些温暖，两位驾驶员紧紧地挤在一起，然而，仍是无济于事。现在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恐慌，这是他们相依为命的时候了。

福斯特在黑暗中伸出手摸着韦尔比的手说：“喂！伙计，对于我们来说，要做的事是镇静地呆

在这里。”韦尔比回答“我们绝对不能恐慌，一定会得救的。”

他们用电话和海面的“马里纳”联系，从保尔



森那里得知海面开始救援行动的消息。当潜艇刚沉下去，保尔森就用无线电向在英格兰西北海岸的巴罗城的威格斯远洋公司总部报告了这个情况。

远洋公司总经理，指挥官布赖恩·伍兹中校得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到现场亲自监督救援工作。两艘小潜艇装载着特殊设备受命驶往下沉地点，并且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开始救援工作。

“成天呆在水下，在黑暗中发抖，”福斯特暗自思忖：“我到底造了什么孽，而受这份罪呢。”他回想起在核潜艇学校受训的日子，以及在生存训练课中，学过的功课。



他记得他的教官，一个长着灰白头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潜艇任职的老战士，名叫雷金纳德·索姆斯。他曾说过：“当你们困陷在水下时，碰到的最大敌人就是你们自己，要记住，最重要的是，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否则，你的心就会欺骗你。关键是做你可以做的事情，以保持清醒的头脑。”

福斯特回忆着。那老人任何时候都叼着一个烟斗，由于他不停地噗噗地喷烟，福斯特的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名叫“烟囱”。

“假如现在‘烟囱’能够看见我就好了。”福斯特说。

“谁是‘烟囱’？”韦尔比从黑暗中问道。

这个问题使马克·福斯特吃了一惊，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说出了声音。他感到非常沮丧。“是不是我的心已经开始欺骗我了。”他暗自问道。

“‘烟囱’吗？”他说，“是一个将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人。当我们回到海面上，在‘马里纳’上洗过热水澡，吃上热饭后，我再给你讲他的故事。”

“好吧，”韦尔比说，“我们需要得到所有我们可以得到的帮助。”

救援计划

“你现在可以请伍兹中校了。”布赖恩·伍兹的老板——威格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西·巴兹尔·哈迪对秘书说。威格斯远洋公司是他的分公司。

伍兹走进哈迪的嵌红木地板的办公室，哈迪在他的皮椅上，身子往前倾了倾。“抢救这两个人，时间够吗？”这个问题一直使他心里很不安。他知道伍兹到这里是为了向他报告救援计划的。

伍兹从哈迪那里拿过一把椅子。哈迪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够进行援救吗？”

“我认为是可以的。”伍兹说，“我们的计划如下：

我向您简单报告后，马上乘直升飞机飞往‘马里纳’，‘马里纳’现在正在前往科克接‘戴韦2’号和‘戴韦5’号潜水艇的航程中。‘戴韦2’号正从北海驶去。‘戴韦5’号正从加拿大驶去，它是加拿大所属公司的。

“我们首先计划派一艘潜艇下沉到‘戴韦2’号旁边，然后试着把绳子挂到它上面并把它吊出水面。我们希望‘戴韦3’号处在便于我们工作的位置上。假如我们能搞到起吊装置的绳子，这件